

BBZ 03/10



米哈依洛夫著

冒名頂替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替頂名冒

米哈伊洛夫 著

許鐵馬譯 于浩成校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ИКТОР МИХАИЛОВ
ПОД ЧУЖИМ ИМЕНЕМ
“СОВЕТСКИЙ ВОИН” 1954 №7—13

書號 735 文學 164

冒名頂替

著者	〔蘇聯〕	米哈依洛夫
譯者	許鐵	馬
校者	于浩	成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上海春明印書館等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3/8 插頁 2

字數 86,000

定價 (6) 0.41 元

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是寫一個奸險狡猾的特務，冒充一個誠實的蘇聯公民的名字，暗藏在蘇聯一個建設工區中工作，不斷進行破壞蘇維埃國家的活動，並且威脅、拉攏周圍一些不誠實和不够堅強的人爲他工作。但他這些卑鄙的勾當終於被蘇聯的保衛人員發現了，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可疑的線索，從紙上的一道指甲痕跡，打字稿中兩個字母字型的特徵，一個掛號郵包、一卷膠片等許多細小的事情上，追索出了與特務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由於他們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克服了工作中的許多困難，和敵人不斷進行鬥爭，終於將這個大特務捉拿歸案。

目 次

一	深夜	1
二	審訊	4
三	一枝白丁香	7
四	尼基丁少校	14
五	手指甲劃的痕跡	17
六	銀行出納員	26
七	假定	29
八	兩種會見	33
九	掛號郵包	38
一〇	又是指甲痕	41
一一	市委書記	43
一二	假日	49
一三	閣樓裏	53
一四	綫索發展了	57
一五	柏林的收件人	63
一六	抓緊時間	68
一七	謝爾蓋耶娃	71
一八	鐵掛鉤	73
一九	打字機	76
二〇	黃手指	79

二一	一瓶葡萄酒的代價	82
二二	公園中的約會	87
二三	作為一個人那樣	92
二四	一場暗鬥	95
二五	公路上	100
二六	事件急速地發展	103
二七	好朋友	110
二八	10-88號卡車	114
二九	幾頁檔案材料	122
三〇	臨近暴風雨	127
三一	肉搏	131

— 深 夜

遠離首都一千二百公里的西南方，在靜悄悄的斯布廖奇河旁高高的山崗上，聳立着一座廢棄了的風磨。多少年來，它那大塊灰質岩石堆砌成的底基雖然還保存着，但是磨坊的四壁都已東倒西坍，那架支離破碎的風車，像兩片受傷的鳥翅膀那樣無助地下垂着。

拂曉時分，沒有一點風。河水很平靜，連迎風細語的蘆葦也默不作聲。在稀疏的雲縫裏，隱隱看到金光燦爛的星斗。

看來，這座古老的磨坊早已被所有的人遺忘了，但這種印象是靠不住的。這兒，在這座磨坊裏，原來是一所對空監視哨。一架巨大的定向天綫盤，在高高的、鋪設着褐色稻草的頂梁上，緩緩地向四方轉動，它那審慎的警惕的眼睛注視着南方、西方、西北方，又轉回南方。

操縱員是一位上士，正在監視着天空。電力示波器底螢光板，放射着淡綠色的、虛幻的光芒。操縱員滿有把握地、迅速地辨別着閃光信號，這種信號叫人乍一看起來，彷彿是一片雜亂無章的光芒。

無線電台就在附近。無線電通信員是一位超役中士[⊙]，正在收聽聯絡信號。信號燈的紅光照耀着他的臉，照耀着他

⊙ 就是自願延長兵役期限的軍人——譯者註。

那一緒淺色的頭髮和寬大的凸出的額角。

哨兵站在磨坊附近毀壞了的、傾斜的風車底暗影裏。他的目光注視着靜寂的小河和遠方，注視着通向地平綫上隱約可見的黑色森林地帶的平原。

一輪殘月，突然從烏雲中探出身來，向一片玉蜀黍的幼枝傾瀉出暗淡的光亮。

現在，在哨兵和操縱員的面前所展開的，是一幅司空見慣的、最熟悉的景色。正在這時候，螢光板上紊亂的光綫的波動中，忽然出現了一顆小小的鮮明的黑點。這引起了操縱員加倍的注意，調整光度，變換焦點，強度，把天綫轉往西南方。接着，他逐漸澄清了障眼的煙幕以後，就使飛機影像的波動愈加明顯。目標已經發現，但在影像波動的同時，並沒有出現“我是自己人”的回答。

這是敵機臨近的蹤跡。

“方位，二百七十四……距離，一百六十二……高度，二千七百……”第二號操縱員立即判定了敵機的座標。

無線電通信員便向總監視哨呼叫：

“雛菊！……雛菊！……我是鬱金香！……”中士低聲地、不斷地呼叫着。

* *
*

克里姆林宮斯巴斯卡亞塔上的自鳴鐘，敲打了四下。

卡綏林上校對了對手錶，站起身來，把文件都鎖進保險櫃裏，隨即往寫字台上看了一眼：一切都已收拾完畢，只有捷爾

任斯基的半身銅像，倒映在長方形的玻璃板裏。

上校關上窗子，拉好窗簾。漫長的一天已經結束，現在可以回家去了。上校就閉了台燈。突然，有人在敲門。

“請進來，”他一面說，一面又打開了台燈。

迦耶夫大尉走進屋來。

“有什麼緊急的事情？”上校問。

“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我可以報告嗎？”

“報告罷，”上校往沙發椅上坐了下來。

“我收到一份電報，”迦耶夫大尉開始報告說：“在沙陀夫揚區，特字——七十五地區，從西南方出現一架國籍不明的雙引擎飛機。可能的飛行方向爲東北方。現在，邊防軍的兩個摩托化飛行排，已尾隨該機跟蹤前進。

我們的飛行中隊，目前正利用低雲層距離監視着這架國籍不明的飛機。”

迦耶夫大尉把電報放到上校的桌子上。

卡綏林上校把這份電報又從頭讀了一遍，用大拇指輕輕撫摸着下顎，這已成爲他沉思時的老習慣了，他接着說道：

“請你隨時把情況告訴我，我不在這裏，就在少將那裏。你可以走了。”

上校待迦耶夫大尉走了以後，便到了將軍那裏。他向部首長報告了邊境上的事件，得到了指示後，又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四點三十九分，迦耶夫大尉拿來一份新接到的電報。

“國籍不明的飛機所投下的跳傘員一名，業已捕獲。茲隨照

您的指示，由‘T-4-431’號飛機押送該越境分子來莫斯科。”

“還要多長時間我們可以接管？”上校問道。

“還要三個半小時。”

“八點鐘以前就派車到飛機場。我在九點鐘準時到局裏來。請通知審訊處茹波夫中校。”上校吩咐完畢，便離開了辦公室。

二 審 訊

犯人招供時，非常激動，拚命抽煙。他的聲音一忽兒嘶啞，一忽兒響亮，時常停歇。這時候他遲疑了好幾次，接着，就緊張地沉默了一陣。



“當我現在回顧到從前的時候，我的面前就出現了我的青春時代，它恰像是一場幸福的、但却是短促的春夢。我曾經做過人，我也有母親，她在嚴寒的日子裏半夜還起來，心疼地把自己的大衣往我的被子上蓋……我也曾愛過一位姑娘，姑娘也愛過我。我有過許許多多的朋友，多少次的歡聚……我也

有過未來……”

他沉默下來，乾咳一陣以後繼續說道：

“我生在巴爾納烏爾。我的名字叫克留耶夫，昨天是我滿三十二週歲的生日。衛國戰爭中，砲彈猛烈地震傷了我。在失去知覺的情況下，我做了俘虜，不久，便被關進了慕尼黑市附近的集中營。當時，希特勒匪幫屠殺了所有生病的和身體殘缺的俘虜，使我不得不拚命忍住劇烈的痛楚，拖着虛弱的身體去做工。我和我的幾個同志曾兩次企圖逃跑，可是……第一次逃跑後，我咯了四個月血；第二次……那就不值得一談了。”

他雙手抱住腦袋，靜坐了一段時間，接着更激動地往下說道：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我們全體戰俘：俄國人、法國人、英國人，都到了慕尼黑市。城防司令喬治少校命令發給我們口糧，並勸告我們回集中營去，因為遣返我們的工作還毫無準備。我們才回到集中營，美國人就派來了武裝警戒。陶納里特接替愛倫斯特做了集中營的長官，其他的一切情況依然照舊。過了三個月，他們把全部英國俘虜分出來，派卡車把他們從集中營裏接走。又過了一個來月，全體法國人也裝走了。當時我們就要求遣返……

有一回（這已經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了），在酷熱的太陽下，他們叫大夥兒在練兵場上排好隊伍。喬治本人和一個形容憔悴、衣衫襤褸的傢伙來到我們面前。喬治少校通過翻譯對我們講了這樣的一段話：‘今天，我本來應當把你們都移交給蘇聯佔領軍代表，派卡車送你們到海姆尼茨，但是……我是

一個尊重民主、自由的國家的代表，因此，從人道觀點出發，現在我請大家聽一聽你們這位從蘇佔區逃跑過來的同胞的講話。’這個自稱為我們同胞的傢伙就開口道：一個星期以前，他和一羣戰俘被移交給蘇方代表。路上，他和一個士兵聊起天來，打聽到所有遣返回去的人並不是送回原籍，而是送到西伯利亞北部的集中營去。當然，這是一些挑撥離間的話，但我當時却相信了它。被俘幾年以來，受到種種折磨和嘲弄的事實，都在我腦海裏一掠而過；於是，我便在惶恐中走上了一條永遠失掉祖國的人的道路。”

克留耶夫戰戰兢兢地捻着手裏的一顆煙頭。一口氣喝完一大杯水以後，他又往下說：

“一九四七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准許杜魯門所謂的大批‘移民’和‘個別同盟者’進入美國。不久，我便到了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附近一家設備相當完善的‘傑尼斯’農場裏。一九五一年，他們叫我坐飛機往西德，送到別爾赫吉斯卡金市附近的一座別墅裏，這座別墅，從前是屬於希特勒的。當時，我改名為富萊克，受了破壞和暗害的訓練。法蘭西斯會^①修道士屠明尼可，教過我對外聯系的暗號。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我就被打發到某個城市，在那裏接受任務到莫斯科去，利用莫斯科市立社會服務處登一廣告：‘出讓老式紫檀木鏡檯一個’，並指明通訊處是：‘莫斯科，三十一郵局代收。魯勃佐夫’。回覆這一廣告的人是中央情報局^②的特務。那時，

① 法蘭西斯會——天主教會之一，意大利人法蘭西斯·阿栖齊（Франциск Ассизский）於十三世紀所創立——譯者註。

我應當完全受他指揮，並把我從那個城市帶來的全部東西轉交給他。至於其他的情況，您已經知道了。”

克留耶夫說完就倒在椅子的靠背上。

中校按了按電鈴，說道：

“我們還要回過頭來，研究你歷史中的個別細節，今天就到此爲止。”

等克留耶夫走出門口，押解員就把他押走了。

三 一枝白丁香

自從莫斯科市立社會服務處的玻璃櫥窗內出現了出讓老式鏡櫥的廣告以來，已經過了三天。

迦耶夫大尉走進上校的辦公室，把一大包信件放到桌子上，報告道：

“上校同志，莫斯科愛好老式傢俱的人倒不少。昨天一天寄給三十一郵局魯勃佐夫的信件就有二十七件。”

“有什麼可值得注意的信件嗎？”上校問。一面把信包拖到自己身邊。

“沒有，上校同志，我想，目前值得我們注意的信件還沒有。可是甫努柯夫飛機場上倒有一件奇怪的消息。昨天，當稅關檢查一家美國雜誌社攝影記者亨利的私人東西時，有一

② 中央情報局，簡稱 C. I. A.，美國情報機關，該局局長現爲艾倫·杜勒斯——譯者註。

架小型照相機的鏡頭非常使人懷疑：鏡頭內側的反光螺旋上，塗有一層漆黑發亮的東西，原來它是一層很薄的密碼軟片。這一張就是密碼的譯文。”大尉報告完畢，就把一張小紙條放到桌子上面。

“富萊克已安抵莫斯科，並已採取了必要的步驟。我認為凱里的精確工作應予以獎勵。馬依克爾。”

“明顯極了，亨利就是個聯絡站。”上校說：“似乎還有這樣的一個人……當他看到我們那張出讓鏡桶的廣告以後，他就得出了一個很自然的結論：富萊克來了，廣告也登出來了；就是說，他已採取了必要的步驟。至於凱里——這傢伙一定是派遣特務和破壞分子方面的專家，是我們的老對頭。現在已經全部明白。可是那封信，迦耶夫同志，我們所需要的那封信，目前還沒有弄到手啊。”

果然，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信却老是收不到。轉眼到了五月中旬。將軍對富萊克-克留耶夫案件很關心，連連催促上校。但卡綏林有什麼辦法？他有什麼辦法來加速事件的發展？檢查三十一郵局所收到的那些寄給魯勃佐夫的信件，也沒有得出任何結果。

終於，在一天傍晚時，迦耶夫大尉來了，根據他的表情，上校就明白已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迦耶夫勉強忍住笑容，輕輕地把一個毫不引人注目的灰信封放在上校的桌子上。

信封上貼的是一張價值四十戈比的郵票，蓋着莫斯科郊區一個郵局五月十七日的郵戳。地址是用一架陳舊的手提式

打字機打的字，P和O兩個字母已經不全，只能打上一半。信封上沒有回信地點。

上校小心地拆開了信封，開始時，將信件默讀一遍，接着又大聲地唸了一遍。信寫得很簡短。它和地址一樣，也是用打字機打的字：

“我不常到莫斯科來，所以回信遲了，請於二十一日下午一點到阿爾巴德區蘇沃洛夫林蔭道，右起第三條長椅，右手拿一枝白色丁香。”

五月二十一日，是一個明朗的日子。早晨下了一場大雨以後，城市顯得非常清新、乾淨。樹上的葉子閃閃發亮，山楂花盛開——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好天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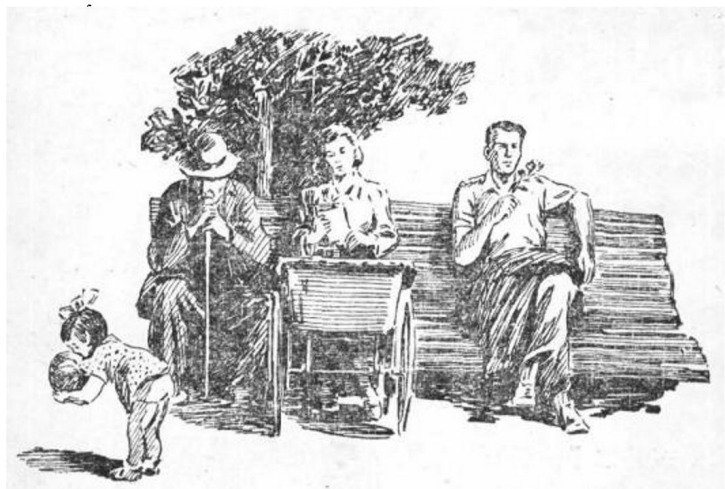
一位三十歲左右的人坐在蘇沃洛夫大街林蔭道的長椅上，他的臉很單純、善良，使人一看就能引起好感：上身穿一件短袖子的薄綫衫，沒有繫領帶；下身穿一條淡色的褲子。他把藍上裝搭在膝頭上，右手拿着一枝丁香。

一位年青的母親和他並排坐在一起，她一面均勻地搖着一架睡着嬰孩的搖車，一面讀書。她身旁有一位老人家，下巴抵在杖頭上，照看着玩皮球的小女孩。

下午一點。

兩個穿學校制服的小姑娘停了下來，仔仔細細瞅着她們買來的東西：小方格兒練習本和幾個鋼筆尖。

姑娘倆把本子抱在胸口，走開了。一個帶着一本小書的姑娘挨着青年坐了下來，她出神地研究着他手裏的丁香花，過



了一會兒，終於說道：

“我在您的丁香花上找到了‘幸福’，我可以摘一朵嗎？”

“姑娘，幸福是您的，摘罷。”青年意味深長地答了一句。

姑娘羞得臉上起了紅暈，可是她終於摘下了一朵五個瓣的花，放到嘴邊。

接着，姑娘（看樣子，她是在準備中學畢業考試）唸了一會兒物理課程，走開了。不久，又來了一位戴着眼鏡、頭戴草帽的老太太，草帽上綴着一小束人工做的菊花和好些叫不出名的花朵，她使着保加利亞的十字針法綉枕套，綉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也離開了。

現在，年青的母親推着搖車往阿爾巴德去了；老頭子把皮球收拾到網袋裏，也牽着女孩的手，往尼基達門去了；只有這位手拿丁香，把銳敏的眼光投向每個來往行人的青年，依然坐

在長椅上。

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從下午一點到四點，這位手拿白色丁香花的青年，一直坐在林蔭道旁的長椅上，可是他所要等待的那個人，却始終沒有來會面。

* *
*

卡綏林上校已經完全了解，一定是在某個地方，在某一細節上犯了不可挽回的錯誤。但是，究竟錯在什麼地方呢？

直到現在，當他下去找茹波夫的時候，當他沿着長廊從許多裝置得很輕巧的房門前走過時，這個問題始終鬧得他很不安心。

茹波夫已在等候他。他們彼此問好以後，上校就把一封裝在灰色信封裏的信紙交給審訊員，隨即在辦公室裏一個黑暗角落裏的一張沙發上坐下來。

中校按了按電鈴。一位中尉走進屋來。

“您把克留耶夫帶來沒有？”

“他在接待室裏。”中尉回答。

“把他帶進來罷！”

“嘿，怎麼搞的，”茹波夫衝着剛進來的克留耶夫就說：“你欺騙我們嗎？”

“沒有騙您！我拿名譽起誓，沒有！”克留耶夫激烈地申辯着。

“名譽？”中校反問道。

“隨您說罷！我是用過去光輝的名譽起誓……”